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第 10 辑
Culture Studies Vol. 10

陶东风 周 宪(执行) 主编



文化研究

- 专题一 作为基本问题的空间
- 专题二 现代性和历史记忆中的权力空间
- 专题三 当代中国的空间问题
- 专题四 城市建筑的空间问题
- 专题五 空间的速度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10辑—

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陶东风
周 宪(执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研究 . 第 10 辑 / 陶东风, 周宪主编. —北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97-1735-6

I. ①文… II. ①陶… ②周… III. ①文化 - 研究 - 丛刊
IV. ①G0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5747 号

文化研究 (第 10 辑)

主 编 / 陶东风 周 宪 (执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 子 信 箱 / bianjibu@ssap.cn

项 目 经 球 / 宋月华

责 任 编 辑 / 魏小薇

责 任 校 对 / 张晓媛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5.25

字 数 / 41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35 - 6

定 价 / 5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编的话

周 宪

这一期《文化研究》是一个关于空间问题专题研究的特辑。

近些年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以及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空间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引发了许多学术论证，催生不少新的学派、观念、方法和理论。毋庸置疑，空间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至于出现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空间的转向”（“the spatial turn”）。2009年英国罗德里齐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论集《空间的转向——跨学科的视野》，邀请了欧美空间研究的知名学者撰文，其讨论的问题从如何看待空间，到空间运动，到网络化和全球空间，从殖民地到文化生产，从地图学到性别问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该书主编在导论中说得好：“空间并不仅仅是社会和文化趋向的被动反映，它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空间研究已是不可避免的，这么来看，空间的转向是不可逆转的。”确乎如此，只要我们对当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献稍加检阅，便会发现空间作为显学已经走到了学术舞台的前沿。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甚至乡村的空间问题再一次凸现在我们面前。

本期《文化研究》聚焦于空间问题的研究，是南京大学来自不同学者所组成的“中国城市化空间生产”团队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分别来自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地理系、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文学院、思想家中心、新闻传播学院等。虽然大家的学术背景差别悬殊，但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空间——的兴趣是共同的。有感于中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复杂的空间问题，有感于这些问题无法在一个学科内部

得到圆满解决的事实，有感于国内学科壁垒森严、障碍林立的现状，大伙儿坐在一起讨论、切磋、争论和商议，于是形成了这批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空间研究论述。

本期对空间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五个主题上。

第一个主题是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的空间问题。为了能清晰地展现空间问题在现代性框架里所负载的复杂涵义，我们配发了两篇国外著名学者的长篇论文。一篇是空间问题研究的倡导者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的建筑学》。列氏的空间生产理论在理论界极有影响，许多当代空间问题研究的哲学基础最终都会归结到他的开创性观念。另一篇是英国地理学家哈维的《作为关键词的空间》。哈维是当代空间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论著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通过关键词的讨论分析了空间概念的意义演变。张捷的《空间概念的演化》一文，力图从不同学科对空间的不同理解来考量这个概念，这些不同视角和看法构成了空间的现代理解的复杂语境和意涵。这期中，我们还尝试地采用了一种西方学术杂志上常见的主旨论文——批评回应的模式，配发了多篇对主旨论文的回应短文。胡恒的《建筑与空间生产》即如是。

第二个主题是现代性和历史记忆中的权力空间。说到权力空间，这是一个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相当重要的问题。童强的《权力、资本与缝隙空间》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即都市空间里那些往往被忽略的缝隙，来审视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的权力关系。胡恒的《裂缝的辩证法》则从完全不同的层面探讨了类似而又很不相同的缝隙问题。胡大平的《历史语境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和陈蕴茜的《作为现代性象征的中山公园》，则是透过两个历史性符号，来解析特定社会语境中空间生产的内涵。殷蔓樟、萧玥的两篇回应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对主旨论文进行了点评和分析，扩大了这些问题的理论认知范围。

第三个主题是当代中国的空间问题，它集中了四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丁沃沃的《农业集约化的居民空间重构》，是对当下农业生产集约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居住空间问题的反思。作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看法。徐建刚的《城市交通工程与空间社会关系》，通过一个个案研究，尖锐地指出了当代城市规划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提出了对历史遗产和文化社区加以保护的问题。张京祥的《空间生产中的城市消费空间塑造》，着重讨论晚近发展迅猛的都市消费空间生产问

题，通过上海“新天地”和南京“1912”等消费空间重构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警醒的重要问题。张捷的《书法故事、地方文脉与书法的空间生产》，作者的视线聚焦于作为中国文化代表性符号的书法与空间的关系，书法作为一种景观已经在当代中国都市的空间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童强、周计武、祁林的回应文章则对相关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分析，可以作为主旨论文的必要补充。

第四个主题是城市建筑的空间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问题，但是，在这个单元里，问题的视角向历史、地域、革命传统延伸。赵辰的《从“民族主义的风格”到“地域主义的建构”》，通过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风格化理论的分析，探讨了民族主义风格理论与本土建筑文化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作者构想了一种非欧的更为普世的建筑的可能性。萧玥的《文本叙事：历史解释的可能？》，着重于城市形态学的历史解释问题，提出了一个从过程性、结构性和关联性三位一体的新的解释模式。胡恒的《革命史、快感、现代主义》一文，选择了新四军纪念馆新馆设计的个案，剖析了一个以宣传革命传统的空间是如何走向现代主义的视觉快感路线的，揭橥了建筑风格与其内容导向之间的张力关系。同时，胡大平、陈蕴茜、童强的三篇回应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的理解和解释。另外，这里配发了一篇意大利学者塔夫里的论文作为参照。

最后一个主题更加经验性，亦即速度对空间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空间的速度政治”。当时间进入空间时，当速度作为现代性最为凸现的指标渗入空间生产时，我们发现空间的形态变了，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和体验也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专题的四篇论文围绕着这一速度政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一个圆桌会议的对话效果。

从根本上说，文化研究的本性就是跨学科的，或者说文化研究乃是超学科的。就像今天的学科分类无法涵盖文化研究一样，没有边界就是文化研究的特点。而空间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一个具体的物质的、精神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空间之中。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人无法通过拔起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我们总是身处特定空间里，于是，空间就永远是我们不得不反复考量的重要问题。

本辑《文化研究》的出版，得到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支持，特此致谢。

— 目 录 —

主编的话 周 宪 / 1

一 作为基本问题的空间

空间的建筑学

..... [法] 亨利·列斐伏尔 刘怀玉、罗慧林译 刘怀玉校 / 3
作为关键词的空间 [美] 大卫·哈维 付清松译 胡大平校 / 45
空间概念的演化：物质的、地理的抑或是精神的？ 张 捷 / 68
建筑与空间生产（回应） 胡 恒 / 85

二 现代性和历史记忆中的权力空间

权力、资本与缝隙空间 童 强 / 93
缝隙空间与都市中的社会认同危机（回应） 殷曼椿 / 111
裂缝的辩证法 胡 恒 / 117
历史语境中的南京长江大桥
——一个能指的漂浮 胡大平 / 123
作为现代性象征的中山公园 陈蕴茜 / 140
一项超越现代性的分析（回应） 萧 玥 / 163

三 当代中国空间问题专案研究

农业集约化的居民空间重构 丁沃沃 / 169

关于空间的集约化（回应）	童 强 / 189
城市交通工程与空间社会关系	
——以南京汉口路西延工程为例	
····· 徐建刚 王世军 张 翔 张建召 许珊珊 / 199	
反思城市规划（回应）	周计武 / 214
空间生产中的城市消费空间塑造	张京祥 邓化媛 / 225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表征的空间隐喻（回应）	祁 林 / 235
书法故事、地方文脉与书法的空间生产	
——南京、北京书法文脉与城市书法景观的案例	张 捷 / 245

四 城市建筑的空间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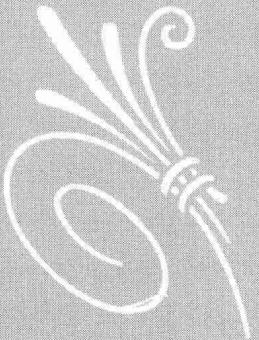
从“民族主义的风格”到“地域主义的建构”	赵 辰 / 263
谁的地盘，如何做主？（回应）	胡大平 / 272
文本叙事：历史解释的可能	萧 玥 / 279
历史解释如何可能（回应）	陈蕴茜 / 297
革命史、快感、现代主义	胡 恒 / 301
历史和空间的重写（回应）	童 强 / 317
杰斐逊的灰烬	[意] 曼弗雷多·塔夫里 胡 恒 译 / 322

五 “空间的速度政治”专题讨论

速度政治与空间体验	周 宪 / 343
空间的废墟化与历史之蚀	
——现代性矛盾与速度	胡大平 / 348
回忆与遗忘：空间的两种速度形式	胡 恒 / 362
空间速度与社会控制	童 强 / 367

六 其他

批判与解构：从马克思到后现代的思想谱系	宋 伟 / 377
---------------------	-----------



—

作为基本问题的空间



空间的建筑学*

[法] 亨利·列斐伏尔 刘怀玉、罗慧林译 刘怀玉校**

第一节

(169)^① 古典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思想以纯思辨的方式，赋予空间以某种本体论的地位，并由此假设有某种实体性空间的存在，即空间“自在之物”。在《伦理学》一书开头，斯宾诺莎便把这种绝对空间视为绝对存在即上帝^②的一种属性或样式。这时，空间“本身”被定义为无限，它因无内容而无形状。我们无法指派给空间以形式、方位或者方向。如此说来，它是不可知之物了吗？不！毋宁说它是莱布尼茨所说的“难以识别”（indiscernable）之物。

就莱布尼茨对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批判而言，如同牛顿和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判一样，我们发现，现代数学家们更倾向于去发现有利于莱布尼茨论点的证据^③。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他们都把绝对空间视为某种既定

* 本文译自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3e'edn, Paris: Anthropos, 1986) ——书第三章，主要依据该书的英译本（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 1991）译出。该章共十七节，限于篇幅，这里节译了前十一节。——校者注

**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罗慧林，南京大学文学学院讲师。

① 因考虑到该书英译本在国内容易借阅到，特在译文中插入相应的页码，以便研究者对照原文参看使用。——校者注

②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十四，绎理二；《命题》十五，附释（参看中译本，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4~19页）。——校者注）。

③ 参见赫尔曼·外尔《对称》（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2）一书及下文我对该书的相关讨论（此书已有中译本，参看〔德〕赫尔曼·外尔《对称》，冯承天、陆继宗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校者注）。

的存在，同时还将它看作它所可能包含的内容：形状、关系、比例、数字，等等。莱布尼茨反对这一假设，他坚持认为空间“就其自身”而言，既非鸟有也非某物，更非事物的全部或事物之和的形式；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事实上是难以识别的。为了辨认存在于其中的某物，我们必须引入坐标轴和原点，以及左坐标和右坐标，也就是关于坐标的方向或定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莱布尼茨奉行“主观主义者”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观察者及其观察方法一起构成了真实。相反，莱布尼茨的意思是空间必须被占有。那么，到底是什么（170）占有了空间？是某个身体——既非一般意义上的身体，亦非有形的身体，而是一个特定的身体。它能够通过姿势来指明方向，能够通过转身来限定如何旋转，能够界划和定位空间。因此，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空间是绝对的相对——也就是说，空间不但具有相当抽象的属性，这种属性使得数学思维把它当做原初存在（因此易于赋予它超验的性质），而且它还具有具体的特点（因为正是在空间中身体才得以存在，并且显示了它们的物质存在）。身体是如何“占有”空间的？带有隐喻色彩的词“占有”是从关于空间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借用来的，这种空间业已明确化，业已被“占有”。然而，对“占有”这一术语来说，作为“可用的”的空间与作为“被占有”的空间之间的联系一点都不简单，也不明显。很不幸，隐喻无法代替思维的作用。我们知道，空间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真空，从而独自具备各种形式化的属性。我们之所以批判并拒绝绝对空间的存在，就是要拒绝这样一种特殊的表象，即认为空间是有待于某一内容（比如物质或身体）来填充的某个容器。按照这样一种想象，（形式的）内容和（质料的）形式之间互不相干，因此不能提供人们可以把握的差别。任何事物都可以进入容器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容器的任何部分都可以接纳任何事物。由于内容和形式不能以任何方式相互影响，这使得内容和形式从互不相关变为相互分离。一个空的容器接受任何可分离的和已经分离了的事物的集合物，由此分离扩大以至于内容的组成要素也产生分离。碎片代替了思维，而思考、反思性思维变得模糊，最终可能被那些只是单纯地计量事物的经验活动所吞噬。诸如此类的“分离逻辑”（logic of separation）构成使得分离的策略既必要又正当。

于是，我们被迫去思考另一个相反的假说。即是否可以认为，具有行动能力和各种各样能量的身体创造了空间？当然可以，但不是从将占有看成是“制造”空间性这一意义上来说的，确切地说，它是指在身体和它的

空间之间，身体在空间里的布展与它对空间的占有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每个有生命的身體，在它们对物质領域（工具和对象）产生影响之前，在它们通过从那一領域吸取营养来生产自己之前，在它们通过生产其他的身体来繁殖自身之前，它既作为空间存在，同时又拥有它的空间：它在空间里生产自己，同时也生产那一空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关系：有能量可以利用的身体，有生命的身體，创造或者生产它们自己的空间；与之相反，空间的法则，也就是说，空间之中的区分法则，也主宰着这个活的身体及其能量的配置。（171）赫尔曼·外尔^①在他的《对称》一书中论述得十分清楚，在自然界中，无论是有机体还是无机体，哪里存在着双向性或者对偶性，左和右，“反射”或者螺旋（空间里的），哪里就存在着对称（在一个平面上，或者在对称轴的周围）。然而这些对称并不是外在于身体的属性。虽然可以用“纯粹的”数学的术语来加以定义——比如定义为应用、操作、转型或者功能——但它们并不像许多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通过先验思维而强加于物质性身体之上的。根据空间法则，随着身体姿态的变化，身体—能量的布展——生产空间并且生产它们自身。赫尔曼·外尔认为，这种空间法则适用于我们所关注的任何对象，无论它是细胞还是行星、晶体^②、电磁场^③、细胞分裂^④、外壳，或是建筑形式，赫尔曼·外尔觉得最后一个形式格外重要。于是，在此我们获得了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线路，这条线路很好地表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固有属性。这条线路还引导着我们从精神的空间走向社会的空间，该事实赋予了空间的生产这个概念以额外的意义。

（空间的生产）这一命题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它推广应用到社会空间（当然需要应有的谨慎）中去。这将给予我们一个特殊的空间概念，这个特殊的空间概念是由一种在某个（社会的，和被决定的/

^① 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 1885—1955），德国数学家。主要著作：《空间，时间，物质》、《黎曼曲面的思想》、《群论与量子力学》、《典型群》、《对称》。——校者注

^② 赫尔曼·外尔：《对称》，第28~29页（参看中译本，第29~32页。——校者注）。

^③ 在一段起始于关于莱布尼茨、牛顿、康德（《对称》第16页及以下内容）（中译本，第21页及以下。——校者注）的“经典”论题的讨论中，外尔表达了对马赫（Ernst Mach）立场的保留意见。这是否意味着他自己的观点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列宁所吸取？不清楚；外尔很可能感到列宁提出问题是正确的，但是目的是错误的，因此没有击中要害。

^④ 《对称》第33页及以下内容（中译本，第35页及以下内容。——校者注）。

决定的）空间实践里布展的力量（即生产力）所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将包含某些“属性”（对偶性、对称，等等），这些属性既不能归结于人类的思想，也不能归结于任何超验的精神，而只能归结于对空间的实际“占有”，这一占有需要从遗传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依据相关的生产性运作序列——来加以理解。

这对于古代的自然观念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种自然观念必定要经历彻底的、实质性的转型。一旦空间及其所包含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所固有的相互关系破裂，反思性式的思维就倾向于将超自然的神秘品质和力量带入到图像中。任何一个起源于生物—空间性的现实事物——总而言之，任何一个“自生物态”（automorphic）或者“生物形态”（biomorphic）的事物——都通过这种方式被赋予了某种目标—方向性意义（172）。于是，对称似乎是由一个谋划中的上帝来设计的，并且通过神的意愿或力量之命令它才得以在物质层面上实现。例如，对于某朵花而言，花朵并不知道自己是花，也不知道自己是美丽的，且对自己所拥有的某一级别的对称性一无所知，那么它是如何出现的呢？答案是：它是由斯宾诺莎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或者是莱布尼茨数学家式的上帝所设计的。

许多人，比如像笛卡尔及其追随者们，虽然他们发现任何诸如此类的天工神技都是令人难以信服的，但是他们只是把这始作俑者转变为精神实体，而不管它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然而，他们没有仔细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不是通过理念（黑格尔意义上）的天意或者超验的作用，那么这种精神的“设计”又如何能得以实现呢？这样的自然是怎样的并且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数学的？这是那些科学家兼意识形态家于一身的哲学家们所不可理解的问题。一个观察者面对贝壳、村庄或者教堂的美而感到困惑，哪怕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最主要特征也许仅仅在于一个积极“占有”的物质形态——具体说，也就是空间的占有。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很想知道，弗朗索瓦·雅各布所提倡的“整合”，作为有机统一体的一种解释方式，是否真的不仅是一个代替神圣天意^①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策略。

但是，着手处理这一问题还有另一种方法：自然界的发展可以被想象成是遵守空间的法则，这一空间法则也是自然的法则。诸如此类的空间（同时既被占有也是占有，并且作为地方的集合体）可以用一种唯物主义的

^① 参见弗朗索瓦·雅各布《生命的逻辑》，巴黎，1976，第320页。

方法来理解。这样来理解的空间包含着不同的定义，这使得我们能从大量的涉及变化成因的难题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再被迫去追寻这些差异的本原或者起源，也不需要冒着被归入经验批判主义队伍而遭受唯物主义批判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贝壳的形成既非某个“设计”的结果，亦非“无意识”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某个“高人一筹”的计划的结果。贝壳的诗情画意——及其隐喻的作用^①——它们和那些神秘的创造力无关，而只是与在特定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在一个特定的物质环境中，等等）的能量布展方式相对应。在此意义上，自然和空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即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的调节，无论是自然的（173）还是神的。空间的法则栖身于空间本身之中，而不能被分解成某种外观上清晰的内外对应的关系。这种关系仅是一种空间的表象。马克思曾经对是否可以说蜘蛛在工作表示怀疑。蜘蛛是盲从于本能，还是它具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有）某种智慧？它是否意识到（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它正在做的事？它生产、隐匿并占有了一个尽自己所能而打造出的一方天地：它的网状的空间，它的战略的空间，它的需要的空间。我们是否可以把蜘蛛的空间视为某个被如下的孤零零的物体所占有的抽象的空间，诸如：它的身体，它的分泌腺和双腿，蛛网的附着物，那织成这面网的缕缕吐丝，还有它的捕获物苍蝇，等等？不，因为这样就将蜘蛛置于分析性推理的空间，话语的空间，在我面前的这张纸的空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为诸如此类的反驳留下余地，“一点也不，是自然（或者本能、或者天意）支配蜘蛛的行动，是自然（或者本能、或者天意）才能解释那个令人羡慕的十分奇妙的创造，才能解释蜘蛛网惊人的平衡性、组织结构和适应性。”将蜘蛛织网视作它的身体的延伸，这是否正确呢？就目前的论述而言，的确如此，但确切的表达却存在问题。至于对网的对称和非对称的方面以及它所包含的空间的结构（停驻点，网络，中心/周边）而言，蜘蛛的这些认知是否可以与人类的知识形式相媲美？显然不能。蜘蛛的生产显然需要“思维”，但是它不以与我们相同的方式“思考”。蜘蛛的生产及其相关特征，更多的是与贝壳或者由“西里西亚

^① 参见加斯东·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空间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 巴黎, 1958）第125页及以下内容。英文版由马丽娅·特拉翻译：*The poetics of space*（美国马萨诸塞，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9）第129页及以下内容。（中译本参看〔法〕加斯东·巴什拉尔《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114页及以下内容。——校者注）

“天使”所召唤的花朵有共同之处，而与词语的抽象较少有相同之处。这里，发端于身体生产的空间的生产延伸到也作为工具、手段存在的“住所”之类的富有生产性的藏匿物里。这种构造是与那些被经典地描述为“美妙绝伦”的法则相一致的。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把自然和设计之间，有机体和数学之间，生产着的和藏匿着的之间，内和外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这是一个必须响亮地回答的问题，当然是以否定的方式进行回答了。由此可见，蜘蛛，尽管它很“卑微”，已经能够像人类群体那样划定空间并且确定自己的方向感。它能够创立网络和联接、对称和非对称。蜘蛛就像那些动物们一样，能够在自己的身体之外设计出对偶性，即构成它的身体，这有助于解决它自身与其生产和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它有左和右的感觉，有高与低的感觉。它的“此处与此时”（在黑格尔的意义上）（174）超越了“物”的范围，因为它包含了关系和运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所有活的身体而言，诸如蜘蛛、甲壳类动物等，其最基本的场所和空间指示物，首先是通过身体来定性的。“他者”是为映照“自我”而出场的：一个身体面对着另一个身体。“他者”除非是“自我”通过暴力，或者通过爱而成为能量扩张的对象，成为侵凌或者欲望的对象，否则这个“他者”是不可渗透的。这里的外在同时也是内在，因为“他者”是另一个身体，一个易受攻击的肉体，一个易于接近的对称物。只是到了后来人类发展过程中，空间指示物才被量化。左与右，高与低，中心与边缘（不管是否被命名）皆源于行动中的身体。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姿势能够把身体特质完整地彰显出来。我们说空间的特质依赖于身体，就是指空间是由一些有时威胁身体有时有益于身体的事物所决定的。这种决定表现在三个方面：姿势、踪迹和记号。这里的“姿势”应该是广义上的，因此转身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姿势，这种姿势调整着人的位置和参照点。“姿势”这个词比“行为”更恰如其分，因为一个有姿势的行动是有目标或目的的（当然，这种目的并不意味着是某种内在的目的）。一只蜘蛛沿着蛛网移动，或者一只甲壳动物从壳里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在做姿势。至于踪迹和记号，对于蜘蛛来说，它们显然不是作为“概念”而存在的，但事情照样都发生了，“恰恰好像”它真的发生过一样。记号是由活的生物以它们易于获得的手段标记出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尿液、唾液之类的排泄物。性的记号应该是相当古老的。（但是它们最早附着于什么或谁之上，或者附着的对象物是什么？）但是，如果仅仅作为影响的指示物，记号的起源应该是相当晚近的，并仅限于少数的

几种物种。意向性是近晚期才发展起来的，它随着大脑和手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踪迹和记号很早就在动物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地方早已被做上标记了（以及被“再标记”）。在开始的时候是处所（Topos）。在逻各斯（理性）出现以前——很久以前，在原始的恍兮惚兮的生活世界里，就存在着具有内在理性的经验，这一经验的生产，远早于思维的空间和空间的思维的生产，它缘于对身体的设计、扩张、想象和定位的再生产。空间早在通过“我”并为“我”知觉之前，就开始以分裂、分割的形式出现，即仅仅作为一个实际上的或者姗姗来迟的张力和连接的领域而出现，就是说，空间早在作为遥远的可能性的媒介出现之前，已经作为潜在的场所出现了。因为早在分析事物和区分事物的智慧出现很久以前，在正式的知识出现很久以前，就存在着身体的智慧。

(175) 时间可以区别于空间，但不能与空间分开。树干的圆圈揭示了树木的年轮，就像一个有着“美妙绝伦”的空间具体性的贝壳的螺旋外形，揭示了那个曾经在壳里栖居的主人的年龄——这里所依据的规则是那些复杂的数学运算，但我们只能将它“翻译”为抽象的语言。时间理所当然的是地点性的，这同样适用于各个地方之间的以及它们的各自时代之间的关系。分析性的知性思维只把现象和“时间性”联系在一起，如成长、成熟和衰老，但是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不能脱离“空间性”（空间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因此，空间和时间这样呈现而且表明它们互相区别但又是不可分割的。时间之循环对应于一种具有对称性的循环的空间形式。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个具有重复性和机械性特征的线性时间过程，而与空间轴（沿着此轴可以展开重复的操作）的构造保持密切联系。无论如何，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分离和那一分离在社会中的实现，只能是后来的发展，这是空间的表象和再现性的空间相互分裂之后的必然结果。正是通过以再现性空间为出发点，艺术旨在保存或者恢复这个已经丧失了的统一体。^①

所有的一切使我们明白，即怎样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对偶性是由物质性的生物统一体构成的。这样的事物在它自身之内携带着它的“他者”。它是对称的，因此是双重的——因而是成对的，因为它的对称既是双边的又是螺旋的。这一事件的状态反过来必须通过时间和空间、循环重复和线性重

^① 参见 Claude Gaignebet 对基督教日历中种种节日时空统一的分析。这一分析因 Bruegel 的《狂欢节与大斋期的争斗》一书而起（“Le Combat de Carnaval et de Careme” de P. Bruegel）。Annales: ESC, 27, No. 2 (1972), pp. 313 – 345.